



前不久,我看到一本1994年4月印刷出版的《少年天子》,我曾经认真读过这个版本的小说。时间过得真快,这个版本的书一晃已经问世三十多年了。我很喜欢这部长篇小说,它的作者凌力老师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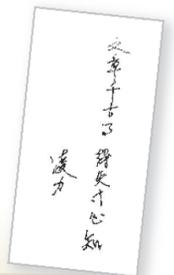
在我认识的众多女作家中,凌力老师应该是历史功底最为深厚的一位。她写的长篇小说《少年天子》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历史文学作品。这是一部描写清朝入关后第一代皇帝顺治的长篇历史小说。其后,这部作品由刘恒先生担任编剧,拍摄为同名电视剧《少年天子》,这部剧被认为是极为接近历史的正剧,我从头看到尾,邓超所唱的片尾曲《永相别》,有一段时间我更是反复地听。

西风吹,残阳斜
生与死,永相别
来去之间,重重叠叠



忆凌力老师

慕津锋



云中梦中,不见天阶
苍茫人生,古来阴晴圆缺
爱过恨过,临行依然不觉
笑声伴泪水,奔流年年月月
此生悲喜难决
……

历史不正如歌中所唱吗?

我喜欢读历史,因为历史总给我一种独有的味道。在我看来,历史长河中的那些人、那些事,犹如一幕幕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潮起潮落的交替,这不正如人生吗?有开始,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只是没有人能预知它是怎样开始,又将怎样结束。每每看到他们的生生死死,看到他们的呐喊与低吟,总难免叹息,谁能逃过命运之手?当时间渐渐远去,我能看到的历史可能更加清晰,逐渐走近历史,我们便会感悟到历史的沧桑与无奈。每当曲终人散,才发现灿烂燃烧的瞬间总是那样的短暂,留给我们后世的只有无尽的回味与思索。

凌力老师并非文学史出身,她早年学的是航天式导弹专业,并曾从事导弹工程技术工作十二年之久。可她非常喜欢历史与写作,1970年她开始进行历史小说的创作。为印证史料,她先后到新疆、云南、湖南、安徽等地考察调研,她用理科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地准备素材,这为她以后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为何后来会弃理从文,凌力老师曾这样解释:“是历史和生活把我‘逼’上文学创作道路。”

1978年,凌力老师从七机部第三设计院第三设计部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其后,她更加醉心于史籍,潜心研究清代历史,参加过《清代人物传稿》等的编纂工作,编写有《生死·饮食·男女——清代民俗趣谈》等

著作。也就是在那时,她对顺治这个年轻帝王产生了兴趣,“他有独特的性格命运,跌宕起伏的情感经历,通过他能映照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后,凌力老师的历史长篇小说《星星草》《少年天子》《暮鼓晨钟》等相继问世。对于她的文学作品,著名作家王蒙曾这样评价:“她的作品很感动人,因为她有一种情,她对历史有一种情,对人有一种情,有一种珍惜,所以她是一个很高雅的人。”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凌力是这样说的:历史著作要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而历史小说要写历史上可能发生的一切,“我希望我所写的历史小说,能站在历史和文学之间,能成为边缘科学的一部分”。

我第一次见到凌力老师是2005年年底。那一年,我去她位于北京丰台六里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家中拜访。那时我已读过她的长篇小说《少年天子》。

对于清史,我很感兴趣,也许因为它离我们太近了,我不可避免地被电视剧里的清宫剧所影响,尤其是1999年播放的《雍正王朝》和2001年的《康熙王朝》。那时的我,知道康熙是个优秀帝王,而雍正虽勤勉却并不怎么正面,对顺治我并没有什么印象。直到2001年,当我看到电视剧《康熙王朝》开篇中那个为爱为情,甘愿丢掉帝王位,剪去凡人丝的年轻人时,我很想了解这个青年皇帝,因为在我的眼中他真是叛逆。后来虽也有意识地读过一些有关顺治的史传,可总不明白“多少凡人梦想,多少豪杰心驰神往的权力宝座,而他却说那是个火山口,太难受了”。2003年当我看过电视剧《少年天子》之后,我很为这部堪称正史的作品所吸引。我那时候便很想有机会与这部作品的作者聊聊,聊聊我心中的这个几百年前的帝王。

2005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终于有了这个机会。现代文学馆每到元旦春节前,都会委派征集人员去看望一些北京的老作家,以加强联系。当我在电话中表示希望能代表文学馆前去她家中看望时,凌力老师很高兴,非常欢迎我这位新朋友来家中坐坐。当我坐在已近花甲之年的凌力老师身旁谈起顺治时,她轻轻地说道:“他生错了年代,如果他晚生300年,他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也可能很幸福。可历史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选择他做了大清入关后的第一位帝王。他的悲剧源于他的性格,他的一切都是必然。”我静静地坐在旁边听凌力老师讲。随后,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他不是那样,中国历史也就不可能出现千古一帝康熙了呀?他如他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幸运吧。凌力老师,您还会再接着写吗?毕竟您研究清史可以说用了几十年的心血。”“我不会了,太累了。”凌

力老师摇了摇头。我知道凌力老师的文学创作极为认真与严谨,当年为了创作《星星草》,凌力老师常去故宫博物院查阅清史资料。除了开会或特殊情况,她基本上每天都外出收集、阅读、抄录史料,早上往包里塞几块面包、带瓶水,就出门了。后来更是去山东、安徽等地实地考察,她要用自己的脚步和双眼真实地去勘察当地的山川形胜,收集当地的第一手材料。历时十年,七改其稿,方成历史小说《星星草》。这种苦与累,一般作家是做不到的。

严肃历史小说的创作,真的不容易,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经得起历史推敲,要想做到这一点,作者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凌力老师恰恰有这样的历史素养和创作精神。

对于我的这个提问,凌力老师继续说道:“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我再进行这样的创作。上半年,我的身体很差,我以为我会不行了。你现在看我精神是好了些,可那时的我却太差了。写一部作品太耗心血,而我的眼睛也不允许我再那样写了。”因是第一次来拜访凌力老师,我实在不好问她上半年究竟生了什么病,只能真诚地表达我的问候与祝福,希望她先把身体养好。

那次见面时间并不是很长,当我起身要走时,凌力老师说要送我一本书,我赶忙说:“凌老师,您能送我朋友一本书吗?我很喜欢您的作品。”凌力老师很开心,她让我稍等一下。不一会儿,她拿来一本《暮鼓晨钟》,问了我朋友的名字,认真地题写了寄语:

袁颖女士指正 凌力 2005年腊月

写完后,凌力老师起身将这本书郑重地交到我手中,笑着说:“希望你这位朋友能喜欢我这本著作。”

2011年年底,我和凌力老师在中国作协八代会的一个会场上再次见面,凌力老师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我赶忙走上前,自我介绍后,凌力老师记住了我。我首先向凌力老师表达了问候,随后提出很想请她在我的册页本上写一句她自己最喜欢的話。凌力老师笑着接过我递上去的册页,很快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这是唐朝诗圣杜甫《偶题》中的一句诗。其含义是,文章是传之千古的事业,而其中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己心里知道。这是大诗人杜甫晚年对诗歌创作的个人见解。这两句诗虽是议论,但对仗工整,切中肯綮,内涵丰富,很有哲理性。

看到这句话,我能感受到这是凌力老师对我这位晚辈的期许与勉励。我收好册页本,向凌力老师表达了谢意,并希望她有时间到文学馆来参观,我陪她一起看看我们的新展览。凌力老师笑着点点头说:“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去。”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凌力老师,后来听说她被确诊为“渐冻症”。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样子,后来才有了些了解。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读到凌力老师是这样向朋友介绍这个病的:“我这个病啊,先是腿疼,再一点一点往上走,最后不能说话不能吞咽,可是不会走到大脑。所以最痛苦的是,最后得明明白白地看着自己一步一步地死去……”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据说凌力老师只能通过转动眼球、眨眼与家人交流。面对这样的困境,凌力老师却一直保持着乐观精神。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赛后,凌力老师还常常通过眨眼睛来与儿子猜球赛结果。

这样一位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作家,如果没有这个病,我相信她一定会为我们创作出更多精彩的历史小说,可历史就是这样的造化弄人。

初冬爬山

张彦英



初冬爬山,空山不见人,唯有凉风从耳边过,偶尔一两声鸟鸣或几只麻雀从寒枝上起飞的扑棱声传入耳朵。

我迷恋这巨大的寂静。我迷恋这满眼都是顽石和草木的空阔。我们大家不动声色,我看着你,你看着我,享受孤寂,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的孤寂。

不慌不忙,走走停停,小坐,伸腿,深呼吸,仰头看天,闭眼聆听,把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和事从大脑里统统请出去,让王维进来,让苏轼进来,在冥想中喝一壶酒,行一段路,共敲一扇门,同倚一堵墙,更泛一叶舟……我喜欢到遥远的过去,和一个个熟悉的陌生人见面。他们不知道我在爬山,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谛听。

行路难,行路难,爬山最能磨一个人的性子。犹记得,20岁时,爬山一味图快,和一群人爬山,总是一马当先,大步向上向前,恨不得生出翅膀,一飞冲天;30岁时,知道要放慢脚步,与智者同行,且行且观,不为爬山而爬山,再至山顶,心中充盈,不只是俯瞰远景;如今40岁,喜静,逃离喧哗之漩涡,独落苍山中,愿迷失,愿重生,愿在微小又伟大的诸多生灵面前,逢一个春,度一次夏,迎一季秋,熬一个冬,过一遍独醒的四季。

因而,不怕时间不够用,不怕叶凋花谢,不怕山凉石冰,于清新、清雅之中,沿着有且仅有一条的蜿蜒小路,吟啸徐行,自在,快活。此中有真意,无需多言情。

摄影:高浣心

肖克凡的佳作《同在蓝天下》,是一部散发着浓浓“津味”的作品。

《同在蓝天下》写了50岁的临港储运总公司周转管理处的职员吴家寅人生的一系列变故,经受种种遭遇的吴家寅不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进入了豁然开朗的大境界,从以前重视风水期待升职,变为研究风水关注众生安全。故事被



“津味小说”的新收获

——评肖克凡的中篇小说《同在蓝天下》

周纪鸿

肖克凡讲述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令人忍俊不禁。

《同在蓝天下》通篇贯穿着浓浓的天津习俗。民俗学上讲民俗有饮食习俗、节庆习俗、婚庆习俗等。肖克凡作为老天津人,非常娴熟地把天津人的饮食习俗自然而然地揉在作品中,甚至用作构思情节、推进故事不可缺少的环节。《同在蓝天下》人物关系线索比较复杂。错综复杂的人物线索,稀奇的故事,弥漫在故事中的有些神秘的人物和细节交织在一起,构成缠绕的现实纠葛和人际关系。在如此复杂、纠结的现实环境中,人与人的交往,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日常考核与人事安排的逆淘汰“魔幻”,随遇而安与

信奉风水等复杂的世相,组成了错综复杂的众生形象和难以叙述的混沌图谱。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同在蓝天下》中的语言技巧很明显,凸显出“津味小说”的艺术特色。首先,天津人幽默,说话总是少不了谐音梗,小说就使用了很多冷幽默谐音梗。如吴家寅的外号“吴所谓”演变成“有所谓”等。其次,是巧用“大词儿”。早产儿吴家寅,提前了几天出生,全家人来不及吃“催生”饺子,他就出生了。省了包饺子等一系列环节,就算“正能量婴儿”吧。童贯兰看到“初恋男生”吴家寅,再度引发她的回忆,“这家伙就跟没长大似的,还是这么简明扼要”。小浣说,“肯定不是我举报的”,就好比圆明园肯定不是我烧的”。吃饭打包本来很平常,童贯兰让服务员把剩下的叫花鸡打包,说要把“历史留存”带回家去。小事用“大词儿”,阅读上容易产生幽默诙谐的效果。

再次,小说巧用多种修辞格,使得文学语言丰富繁密。肖克凡对夸张手法的运用信手拈来。比如他描写张品香,以前她属于不温不火恒温型女人,此时好像安装了光伏太阳能,猛然升温了。迎面递来杯热咖啡,她接过就喝。童贯兰伸出手指戳了戳她的脑门儿。她意识到这是有史以来首次“袖珍版”肢体接触。

《同在蓝天下》不仅以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不断变换的场景展示出其小说“津味”的地域特点,而且以多方式、多维度来

天津地处京畿重地,南北通衢要冲,凡是由北京到山东、上海、东北演出,或者由上海、山东、东北进京演出的演员,往返大都要途经天津。这些戏曲演员往往先在天津演出,经过天津观众品鉴和认可后,再到各地演出。于是梨园界有了“北京学戏,天津唱红,上海赚包银”的说法,这也造就了天津优质且特色鲜明的戏曲传承,成为有名的戏曲码头。天津戏曲舞台非常活跃,河北梆子、评剧等都是在天津发展并走向成熟的。

河北梆子是流传于天津地区的主要剧种之一,在天津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清代乾隆年间,起源于山西、陕西的梆子腔流入河北和天津,被称为“秦腔”。梆子腔传入天津的确切时间已无从考究,早在1860年左右,在宝坻、武清、宁河和静海等地,梆子腔演出活动就已经非常活跃,时人称之为秦腔大吹。秦腔主要在一些茶园演出,其古朴的乡音、高亢的声调受到天津人的普遍欢迎。

随着天津开埠通商,城市经济发展,市区人口大幅增加,商贾云集,市场繁荣。许多在津贸易经商的山西籍商人,喜欢乡音,愿意看家乡的戏曲,于是一些山陕梆子艺人经常应邀来津演出。这些山陕梆子艺人的到来,既促进了梆子艺术的交流,又促进了当地梆子艺术的改进和发展。清同治、道光年间,天津经济发展迅速,吸引了众多河北和周边的农民来津谋生。天津近邻河北,同属海河流域,在近代自然灾害不断,遇到灾荒或者战争,许多河北农民就沿河流而下进入天津。大量河北农民涌入天津,使得河北梆子在天津拥有了大量来自农村的观众,再加上河北梆子自身平民化的唱腔和展演形式,使得河北梆子在天津逐渐走向兴盛,山陕梆子在天津的地位渐渐被河北梆子取代。自此,天津成为河北梆子的重要融创展演中心。

清同治四年(1865),第一家以授徒为主兼营演出的专业河北梆子科班,永胜和梆子科班在天津出现了。随后一直到20世纪初,天津相继出现了德胜和、隆庆和、德顺和、裕泰和、同盛和等众多梆子科班,活跃在天津城区及其周边武清、宝坻、宁河等地区。这些梆子科班往往由一家或几家财东创办,聘请教师课徒传艺,以授徒为主,兼营演出,人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河北梆子舞台培养了不少名角和名乐师。如德胜和科班出身的崔德荣(艺名灵芝草),永胜和科班出身的吴永顺(艺名小茶壶)等。科班的开设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河北梆子艺人,使河北梆子艺术达到新的水平,也促进了河北梆子演艺在天津的兴盛。

1900年前后,河北梆子在天津流行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逐渐向城市观众的欣赏口味和情趣靠拢,并吸收借鉴了其他戏曲的特点,形成了具有天津地方特色的元派梆子。其以独具特色的老生唱腔和大批女演员的出现为标志,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唱腔,如何景云(何达子)的何派、魏联升(元元红)的元派等。这两个流派所创造的老生唱腔,对河北梆子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何派唱腔加强了生行唱腔的阳刚之气,在行腔旋律上消除了旦腔的痕迹,使生行与旦行在唱腔方面有了严格区分。元派则吸收了小茶壶、何达子等人声腔技法的优良,使唱腔旋律高低变化繁复,衬字行腔巧妙。同时,这两大流派对原有板式进行了改造,演唱风格也有了变化,华丽而凌厉,激昂而优美。

卫派梆子女演员的出现,则使得戏曲舞台表演更加自然合理,也更利于戏曲人物情感的呈现和人物形象的刻画。据考证:“清同治元年(1862),上海宝善街南靖远街北横街,由英籍商罗逸卿投资,开一新戏场,取名‘满庭芳’,由天津邀来一付梆子班,演员全是女青年。”由此可知,河北梆子的女演员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出现,并且这些来自天津的河北梆子女演员曾在上海登台演出。另有记载,“丙寅、丁酉之间(1866—1897),沾上某国租界有翔云坤戏园之设,是为沾上有女优之始”。这说明河北梆子女演员最初兴起于天津。

清宣统年间,天津戏曲界出现了许多教授、培养女伶的坤班组织,如宁家坤班、宝来坤班等。到19世纪末,则出现了“习秦腔(即梆子)者多,习皮簧者少”的现象,梆子女演员群体逐渐壮大。再加上1900年前后,由于北京禁止男女合班,对梆子女演员有着诸多限制,许多河北梆子女演员来津谋求发展。梆子女演员的出现为梆子艺术注入了新生机,突破了单一男演员的传统表演形式,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追捧。《大公报》记载,“名伶辈出,普遍于京津沪汉诸大埠,势力甚盛,是为梆子腔黄金时代”。

女演员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梆子艺术的发展,不仅在化装造型上更注重美感,而且在唱腔上也有所突破。时人评价,“或高或低,或抑或扬,若断若续,若若若若,慷慨凄凉,哀艳激楚,亦婉婉婉婉”。女演员善于发挥女性音色明亮清脆、声音浑厚圆润、音域较宽且优美的嗓音特点,并加以大胆创新,编创了深受群众欢迎的“反梆子”“单导板”和“长搭调”等唱腔板式。在唱念方面,语音音调不再采用山陕音,而以天津一带的语音、语音取而代之。在长期传承更新的实践中,更具河北地方特色的新派梆子——直隶新派逐渐形成。由于直隶新派的形成和发展都植根于天津,也以天津演员为代表,所以又被称作“卫派梆子”。

卫派梆子形成后,在天津戏曲舞台上迅速席卷了直隶老派与山陕梆子的演出阵地,成为河北梆子主流,并且风靡剧坛,使实力雄厚的京剧也逊色不少。梆簧之争,自此转变为卫派梆子与京剧的较量,京剧与梆子同台演出时,俗称“梆簧两下锅”,常常是梆子压轴。梆子剧目不仅被改编成京剧,梆子中的伴奏、板式和腔调有些也被京剧所吸收。在民国初年,卫派梆子传到北京,那清脆响亮的唱腔直接轰动了京城,《半月戏园》发文称:“民国三、四年间,女伶刘喜奎以梆子花旦献艺,声势煊赫,身价之巨,压倒老谭(谭鑫培),更无论杨小楼、刘鸿声、梅兰芳辈矣。”《大公报》也曾刊文,“侯俊山(即十三旦)、田际云(即响九霄)两伶,尤能倾动一时,名震九城。每逢出场,观者如堵,其声价不在今日之梅兰芳下也,可为梆子班中一吐气矣”。卫派梆子的崛起,为戏曲舞台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天津也成为河北梆子的重要发祥地。

强化“津味小说”的诙谐幽默。在现实题材富有创见的开掘方面以及对于“真”现实主义精神的传承创新上,具有某种“新质”。题材的新鲜感和经验的独特性,是其陌生化的突出表现。

一部优秀的小说,多具有多义混沌的美。《同在蓝天下》就是这样一部复杂的作品。作品在三个方面具有新意:一是有与新的时代相适应和相匹配的知识和意识,微信名、微信语音以及无人机的广泛使用,喻示社会发展进入到数字化时代,这是对信息时代的体现。二是在房间东端飘窗下摆放泰山石消弭煞气等情节,将现实烟火气息和人物兴趣追求融为一体,使人物浑然天成。三是全篇对弱者和普通人命运的深切同情,散发着浓浓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情怀。

小说归根结底还是写人物的艺术。肖克凡的《同在蓝天下》给读者奉献出众多性格鲜明又迥异的人物形象。在一般人看来,吴家寅官场上受挫,是不幸的,而他钻研堪舆学乐此不疲,全然没有常人的那种失意郁闷心理,反而从研究大风水角度,探索储运仓库安全的大智慧。肖克凡的《同在蓝天下》超越了他以往的小说作品,甚至也超出了“津味小说”文学地理学的空间局限,具有更广阔更宽泛“想象的天地”和复杂抽象的哲学意味。

提高人生「含智量」

陈晋民

提高人生“含金量”,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成就更大,名声更响,是许多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但别忘了,做人还需提高“含智量”,即提升人的智慧、智力、智识、智略。从因果关系来说,“含智量”是“含金量”的前提,如果没有足够的“含智量”,人生就不可能有理想的“含金量”。

智慧是人生的太阳,有智慧者的前行道路上会洒满阳光,一片灿烂。拿破仑说:“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刃和智慧。”明代大儒王阳明就是“个利剑和智慧兼有的人,文可著书立说,开宗立派,创立心学,“一智能除千恶”;武能安邦定国,带兵打仗,扫除匪患,平定叛乱,被誉为“真三不朽”的圣贤。所以,他这一生才能与各路匪类歹徒斗智斗勇,所向披靡,最后坦然留下千古不朽之临终遗言:“此心光明,夫复何言。”的确,古今中外那些有智慧者,无不心中有光明,做事有遵循,不会坏事、坏事,可以办好、成大事,立德、立功、立言。

智力是人“开疆拓土”的“利器”,只有智力强健的人才可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红军长征有用兵如神的“四渡赤水”;东北剿匪时有“智取威虎山”;西北解放时有“智取华山”;抗美援朝有“奇袭白虎团”……这些都是靠智力打天下,靠智力胜顽敌。打仗要智力,建设更要智力,港珠澳大桥的横空出世,贵州天眼的震惊中外,中国高铁的风驰电掣,嫦娥系列火箭的遨游太空,杂交水稻的丰硕成果,中国制造的一枝独秀,无不闪烁着人类智力的光辉,凝聚着人类智力的结晶。

智识是智力与见识的结合,是在知识基础上形成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是统领知识的智慧。因而,托尔斯泰说:“没有智识的头脑,就好像没有蜡烛的灯笼。”古今很多著名将帅,远如孙武、刘秀、李靖、岳飞、左宗棠;近如朱德、彭德怀、陈毅、粟裕,无一不是既会读书又会用书,既博闻强识又有灵活运用,既能纸上论兵,又能实战将兵,智勇双全,有胆有识,富于文韬武略,故而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许多战争奇迹。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掌握和运用更多知识,才能长袖善舞,大显身手,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智慧如灯,不点不亮;智力如刀,不磨不快;智识如钱,不积不富。但“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自发生成,要想有效提高人生“含智量”,一要发奋读书学习,用知识武装头脑,就像在隆中苦读数年的诸葛亮;二要大胆拼搏,勇于实践,投入火热生活,就像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强调实践出真知的毛泽东;三要勤于思考,善于悟道,把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提纯升华,就像龙场悟道的王阳明。如果这几样功夫都下到了,不断积累,你也能成为一个睿智之人,驾驭智慧之舟,升起智力之帆,驶向心中的奋斗目标。



拾柴篇